

论新时代报告文学的文体建设

■丁晓原

文艺探研

审美,探幽精神密码

80多年前,茅盾在《关于“报告文学”》中谈到:“每一时代产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学。”“报告”是我们这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样式。”由此,我们习惯上把记录时代、存活历史的报告文学,指称为一种独特的“时代文体”。改革开放以来,报告文学成为独具活跃度的重要文体。文随时移,固本开新。进一步推进新时代报告文学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我们更加重视它的文体建设。

—

报告文学是“事实文学”。所谓“报告”,就是事实的报告。事实客观存在;语言对于客观存在的事实,自然无法做到绝对意义上的本真呈现。但是,报告文学的“事实第一性”,要求作者的写作应该厚道诚实,最大程度上逼近事实本身。有一种说法较为流行:报告文学写作可以大事不虚,小事不拘。这是一种较为暧昧的表述。首先,“大”“小”之间很难厘定把握。再者,报告文学作为非虚构叙事文学可以借鉴小说的叙事艺术,但大段连篇地记写带着引号的过往人物的对话,无根蔓溢的情景再现等写法是不可取的。我们倡导报告文学的写作应坚持大事实、小事求真的原则。所谓“大事实”就是关系写作对象根本规定性(定时、定点、定量、定性)的事实须得核实,务求精准;所谓“小事求真”,就是一些必要场景的想象性再现(“修复”),要符合人物、事件和场景等的真实性逻辑,不可想当然地任意书写。这些书写须把握分寸,获得自洽的逻辑。

在报告文学写作中,事实是要件,但成为要件的事实必须具有书写价值。报告文学作品的价值生成,以题材的价值含量为前提。这并不意味着报告文学写作的题材决定论,而是表示这类非虚构写作题材须具有某种意义的前置性。有价值的报告文学写作题材,是具有时代价值、历史意义和人文风景的新质题材。作品要为读者提供新的事实、新的知识、新的信息。因此,报告文学作家应当对时代有着敏锐的观察,对历史有深入的勘探,从中发现、选择具有时代性、历史性、人文价值的初始性、独特性题材,以富有表现力的叙事加以展陈。近期出版的《龙腾伶仃洋——深中通道建

报告文学因其独有的文体魅力,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呈现出多彩斑斓的景观。其中,军事题材报告文学作品,每每让人眼前一亮。进入新时代以来,强军实践为军事题材报告文学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催生了一批有分量的报告文学作品。与此同时,有的军事题材报告文学作品,也存在对报告文学文体特征认识不清、对创作规律把握不准、作品文学特质相对偏弱等问题。本文从报告文学本体认识出发,阐述报告文学创作规律,以期对读者有所启示。

设纪实》(李春雷)《为珠峰测高的人们》(钟法权)《创作之伞——中国文字著作权保护纪事》(李海燕、张洪波)《巴黎有片榕树林——海外温州人的家国情怀》(朱晓军)等,就以题材的取新别异,奠定了作品的价值,为读者所关注。

有一种倾向值得写作者重视:在一些主题写作中,题材选取、视角选择等显现出同质化、雷同化的现象。作家需要正确理解把握主题创作的要义。主题创作是报告文学创作的重点和热点,是来自时代生活的召唤,也是报告文学作家使命之所在。有价值的主题报告文学,是以独特性、典型性的题材及其具体内容表现时代重大主题的主题创作具有广泛丰富的题材空间。同样是反映建党历史和精神的作家,徐锦庚的《望道》、丁晓原的《红船启航》和徐剑的《天晓:1921》,作者取材视角不同,表达的主旨各有侧重,写法也各具其长。

报告文学作为以事实为基础的文学,需要提供丰富饱满、有表现力的事实。这样的事实,自然无法在书斋中闭门造车,它需要经由作者深入的采访、扎实的田野调查,必要的相关知识的学习储备等,才能积累获得。报告文学是行走者的文学。作品是一个灵敏度的显示器,可以清晰地照见作者劳动的质与量。读者阅读报告文学,期待读而有得、得而受益。但有一些作者给读者提供的信息“注水”太多,作品的信息(事实)数量不足。空洞无物的报告文学缺少非虚构的力量,自然也无法唤起读者的阅读热情。

二

所谓文学性,是文学之为文学的质的属性,是文学的规定性。何谓文学?这是一个复杂的话题。我们既需要提取文学性的“公约数”,又要看到不同写作样式文学性的差异,不可一概而论。作为“公约”的文学性,它诉诸接受者对形象、具体、感情等的感知;强调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作者应具有及物达意、文约意丰的语言能力。报告文学应当满足这样一些“公约”的要求。但报告文学又是基于事实的文学,它不可虚

构,不能恣意想象,其文学性生成有着自在的独特性。

文学来源于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也来源于生活。生活是没有彩排的舞台,其中的不确定性演绎出种种出人意料又客观自在的故事性、戏剧性和传奇性等,其文学效果绝不亚于通常的虚构想象所得。在非虚构类作品的创作中,题材事实与文学性之间具有直接关联。事实本身所包含的文学性元素构成了报告文学性的重要基础。在报告文学中,报告不只是报告,也是文学的前提。正因为这样,富有经验的报告文学作家更舍得在题材事实的深度获取上花更多、更切实的功夫。徐剑的《西藏妈妈》是这位“老西藏”新行走之作。作家在艰难而遥远的行走中,采访了百余位在福利院照顾孤儿的“妈妈”。作品中重点人物的故事,闪耀着时代性与母性、人文关怀的光芒。杰出科学家袁隆平的人物传记有近百种,陈启文的《袁隆平全传》,其“全”,是因为作者通过精心独特的采访,对传主有更新更全面的发现和了解。作者走进了袁隆平更丰富的世界:人生的世界、科技的世界和精神的世界。尤其是在人物真切丰富的精神世界的透视中,让作品具有了充沛的文学性。

报告文学虽为非虚构写作方式,但并不意味着在写作过程中需要放弃作者的主体性。没有主体性就没有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既内置于书写的对象之中,同时在文本建构中又需要作者对提取到的事实材料作审美性的呈现。这种呈现基于叙事的设计,对材料进行具有审美表现力的调度。所谓调度就是将原生的、散在的材料,作有序列的情节性、场景式的细化,并根据叙事的需要进行结构性重置。这种调度和重置,是报告文学文学性生成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方式。比如,何建明的《山神》,主人公是“时代楷模”黄大发。作品开篇叙写行走高山“天渠”的艰危,以此蓄势强化叙事的悬念。

三

无结构便无文学。结构既包括具

影视评析

解读光影意蕴

近日,由海军政治工作部和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联合摄制的电视剧《海天雄鹰》在中央电视台首播收官。该剧取材于我国航母舰载机试飞员的艰难历程,讲述了以秦大地、谢振宇、余涛等为代表的飞行员组成试飞大队,在总指挥衣正邦的带领下突破层层技术壁垒,最终实现航母舰载机翱翔海天、飞向深蓝的故事。

电视剧开篇即把目光聚焦于20世纪60年代,某国某航母编队临近中国海域,其海军飞行员詹姆斯驾机入侵我领空。我海军101团飞行员余兆年驾机与詹姆斯展开激战。在各项性能优于我机的敌机面前,余兆年英勇战斗,毫无惧色。俯冲爬升、鹞式飞行、死亡翻滚、火控锁定与摆脱……激烈的空中格斗后,余兆年断喝:“来啊,拼刺刀啊”,驾机直扑敌机而去。詹姆斯跳伞逃生,敌机坠毁。这一热血片段展现了我军老一辈飞行员的昂扬斗志与血性。《海天雄鹰》如此开篇,为全剧叙述的航母舰载机试飞事业铺垫了传承已久的精神底色。

在当代军旅影视作品中,《海天雄鹰》涉及的航母舰载机题材,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新开掘的领域。对于创作者而言,以艺术语言妥帖表现这一主题的内涵,需要深入了解航母舰载机试飞相关的专业理论与具体实践。片中,复杂的航母舰载机着舰和起飞相关知识体系与过程,实现了贴近真实的艺术表达。作品将实现航母舰载机着舰和起飞目标的过程进行分解,并让拆分出的每一个单元前后衔接,构成剧作的叙事链条。甄选优秀飞行员组建试飞大队、通过对抗赛得出试飞员排序名单、模拟舰船滑跃起飞、模拟高速着舰失败后逃逸复飞、寻舰、通场试飞、正式着舰试飞……为直观展现复杂的试验过程和相关专业知识,该剧还运用了动画建模等方式,为观众直观呈现飞行员在试飞过程中遇到的阻力与难题,消减了观众与航母舰载机试飞之间的认知隔阂。这种可视化表达,让创作难点实现了向作品亮点的转化。

英雄主义精神与爱国主义精神是军旅题材文艺作品最鲜明的底色。电视剧《海天雄鹰》塑造了以余兆年、吴惊天为代表的老一辈海军飞行员,以秦大地为代表的航母舰载机试飞员中坚力量,以及以谢振宇、余涛为代表的青年飞行员。剧作对三代飞行员形象的呈现,展现了人民军队薪火相传的精神传承。

崇尚集体利益,还是推崇个人成就,是剧中人物成长的试金石。电视剧《海天雄鹰》中塑造的英雄形象不仅有飞行员,还有一心想要登上航母却未能如愿的海军舰载机试飞基地特种装备保障大队,也有为了试飞大队集体而主动退出的吴强……他们为了集体和试飞事业,放下个人的得失考量。作品通过对血肉丰满的人物群像塑造,表达了对集体英雄主义精神的赞颂。该剧既表现了部队官兵在试飞中的艰辛付出,也呈现了航空、船舶行业的奋战攻坚与牺牲。剧中塑造了严谨细致、勇于担当的科研工作者代表梁总工。试飞任务圆满完成,总指挥衣正邦准备了庆功宴为团队庆功。然而,庆功宴开始前却传来梁总工殉职的噩耗。

贯穿《海天雄鹰》的剧情主线是舰载机飞行员们在多轮课目上的训练与攻

飞向深蓝的艺术光影

■许莹

刘敏洁、夏初、柳妮娜等人组成的心理辅导小组对官兵的守护,构成该剧的情感副线。双线交织的叙事,为剧作打开了更广阔的表现空间。剧中,无论是失去双亲、童年遭受苦难的谢振宇,还是心挂患病孩子的秦大地……他们都在专业心理辅导的帮助下,切实筑牢了心理防线,这也是确保试飞“万无一失,滴水不漏”的关键一环。做到“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同样离不开实操前的数据测算与大量模拟试验。仰角、迎角、攻角……一幅幅数据测算的曲线图提高了轨迹控制的精度,每一次模拟挂索、着舰、试飞都是为了飞出新的数据,发现并解决新的问题。作品叙事主线与情感副线的有机交融,使作品在表达主旨上更加富有节奏感。

蔚蓝的大海上波光粼粼,远处海天相接。站在航母甲板上的飞行员谢振宇,面对记者采访时豪迈地说:“中国近海任由他人肆意妄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海天雄鹰》赞颂了航母舰载机试飞官兵与科研人员攻坚克难、不怕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也为观众努力呈现了一曲青春与热血激荡的军旅壮歌。

刻画“孤勇者”的历史风骨

■刘金祥

作品读评

文本空间,审美之境

在浪涛涌动的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杰出人物以其思想和行为,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作为“轰轰烈烈为国流血的大豪杰”,作为一个在风雨飘摇中孤勇吟唱的英雄,谭嗣同无疑值得后世大书特写。作家彭晓玲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谭嗣同》(山东文艺出版社),既是对谭嗣同生命历程的书写,也饱含作者对谭嗣同的真挚致敬。

长篇历史小说《谭嗣同》以史实为素材和基础,在写法上虚构与非虚构相结合,细密再现谭嗣同的人生历程。作者以清晰的历时性结构对谭嗣同生命历程的重要节点做了详尽陈述,试图引导读者回到真实的历史现场、还原历史细节。

历史情节和生活细节是历史小说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们共同承担着再现历史环境和刻画历史人物的艺术功能:历史情节使历史小说站立成形,生活细节则使历史小说摇曳多姿;历史情节给人以概括的印象,生活细节则给人以生动的形象。作品以丰富的历史情节和绵密的生活细节,让读者遇见了更加真实、更加丰满、更加鲜活的谭嗣同。作者在作品中以貌似平和雅致实则刚劲有力的叙述,着力摹写的是谭嗣同寻常生活中鲜为人知的一面。虽然

这种写法是中国传统世情小说的叙事模式,但其中对历史情节和生活细节的捕捉与呈现,给读者留下了众多追忆线索和遐想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作者的叙述策略和审美追求。

整部小说分为“萌动”“觉醒”和“怒放”三个主题,每个主题都有重要事件和人物作为故事基础。虽然故事情节繁密琐细,各种人物关系盘根错节,但总体脉络按照时间发展的先后顺序向前推进。作品中的谭嗣同,无论是在浏阳河边漫步思索,还是在长沙街头奔走宣告;无论是在武汉官邸建言献策,还是在南京居家撰写《仁学》;无论是竭尽全力推动创办时务学堂、创办《湘报》,还是苦心极力创建南学会,“为一邑开风气,即为天下开风气”,所有这一切都为谭嗣同成为维新志士做了逻辑铺垫,也表明谭嗣同为了开启民智、救国救民而焚膏继晷、殚精竭虑,更印证了谭嗣同是当时优秀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卓越代表。

历史前行的坚定脚步更多时候是合力作用的结果,单纯依靠个人的努力可能改变不了总体趋势,但个人顺应时势的初衷和扭转时局的誓愿,无疑会熏染和影响身边志同道合的人,引导和带动他们与自己戮力同心、同向而行。小说中人物众多,且多为时代风云人物,无论他们在这出历史剧中扮演何种角色,他们的言行和命运都与谭嗣同倡导和践行的维新变法紧密联系在一起。整部作品以谭嗣同

为主角,以谭嗣同的思想演进和心路历程为主线,但与此同时,作品还以张之洞、盛宣怀、黄遵宪等人物的活动轨迹,以及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陈宝箴等人物的精神历程为辅线,详实摹绘了晚清洋务派和改良派的人物群像。作品中一条主线与两条辅线相互交织递进、彼此映衬呼应,这种结构充分展现了时代背景,彰显了谭嗣同极具魅力的风骨与人格,体现了长篇历史小说的文体优势。

长篇历史小说兼容历史性和文学性。作品试图客观还原谭嗣同的心路历程,真实描写他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关系,在写实的基础上,还营造典型环境氛围,凸显人物个性风貌,昭示具有理性批判精神的道德面貌。作品正是通过对谭嗣同才气、骨气、豪气的细致描摹,既折射出彼时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饱受欺凌的民族命运,又映衬出谭嗣同“横刀笑天、肝胆昆仑”的精忠赤诚和满腔热血。

《谭嗣同》告诉我们,为了民族兴盛、国家强大而英勇就义,为了苍生幸福、百姓安康而慨然赴死,是一种生命的至高境界。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无论如何都不应缺少心忧天下、为民请命的仁人志士。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磨难走到今天,也是包括谭嗣同等无数“孤勇者”胸怀家国、勇猛精进的结果。他们的精神气节将会有更多的人认识和继承,激励着无数国人不断奋勇向前。



长征

第6176期



远望(油画)

韩光新作